

## 俄罗斯“对日本军国主义胜利日”： 从历史记忆到政治叙事的重塑<sup>\*</sup>

许 华

**[摘要]** 2023年，俄罗斯将“9·3”纪念日正式命名为“对日本军国主义胜利日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萨哈林州的地方抗争、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以及乌克兰危机的催化共同促成以“对日胜利”为主题的节日的恢复，并在客观上与中国对抗战胜利的纪念形成呼应。中俄两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和欧洲主战场，在抗击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决定性贡献。两国通过共庆“5·9”胜利日和“9·3”纪念日等活动共同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强化在主权争议问题上的协同立场，遏制领土争议国际化，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以史为鉴、昭示未来”的范例。

**[关键词]** 苏联 俄罗斯 “9·3”纪念日 对日本军国主义胜利日 中俄协作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次日，中国、苏联等国举国欢庆，因此9月3日这一天在中俄两国历史叙事中都承载着对日作战胜利的共同记忆。

在中国，国民政府于1946年将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新中国成立后，曾短暂地将纪念日改为8月15日（日本投降日），但1951年8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通告，又将抗战胜利纪念日改为9月3日。2014年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七次会议以立法形式正式将9月3日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sup>①</sup>。

在苏联，为纪念对日作战的胜利，1945年9月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法令，宣布9月3日举国庆祝“对日胜利节”（Праздник победы над Японией）。1945年9月30日，苏联政府颁发“战胜日本奖章”，其背面刻有“1945年9月3日”字样。1946年，为纪念对日胜利一周年，斯大林下令于9月3日在莫斯科、各加盟共和国首都以及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

---

<sup>\*</sup>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创新课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历史文化政策的演变”的阶段性成果。

<sup>①</sup> 《我国将以立法形式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lfgz/2014-02/26/content\\_1830415\\_4.htm](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lfgz/2014-02/26/content_1830415_4.htm)。

和旅顺港鸣放 24 响礼炮以示庆祝<sup>①</sup>。然而，“对日胜利节”的庆祝活动在苏联仅持续了两年（1945 年和 1946 年），之后这一天不再放假，也不再组织国家层面的庆祝活动，但 9 月 3 日的节日地位仍被保留，并在苏联日历上被标记为红色。

苏联解体后，“9·3”纪念日的法律地位、名称及日期在俄罗斯历经多次调整。1995 年，该节日被移出官方节庆体系。2020 年，俄罗斯将 9 月 3 日命名为“军事荣耀日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纪念日”，但未恢复“对日胜利”的表述。2023 年，“9·3”纪念日重新指向日本，被正式命名为“对日本军国主义胜利日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1945 年）”<sup>②</sup>。俄罗斯逐渐恢复对 9 月 3 日这一胜利日的纪念，不仅是对苏联传统的回归，也是国内各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更是应对复杂国际局势的现实选择。萨哈林州的地方抗争、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以及乌克兰危机的催化共同促成以“对日胜利”为主题的节日的恢复，并在客观上与中国对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形成呼应。

## 一、苏联对胜利记忆的选择性构建

历史上苏联曾设立两个标志性的胜利节日：5 月 9 日的“伟大卫国战争胜利日”和 9 月 3 日的“对日胜利节”。尽管二者均源于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却在历史叙事、政治地位和现实影响方面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轨迹。

### （一）胜利符号的政治嬗变

1945 年 5 月 8 日纳粹德国投降后，苏联最高苏维埃将莫斯科时间 5 月 9 日定为“伟大卫国战争胜利日”，以纪念 1941 年 6 月至 1945 年 5 月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东线战场击败纳粹德国的决定性贡献；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签署投降书后，苏联颁布法令，设立“对日胜利节”，庆祝苏联在远东战场击溃日本关东军。1947 年，苏联政府把恢复战后经济放到第一位，停止了一些大型庆祝活动<sup>③</sup>。5 月 9 日和 9 月 3 日从公共假日调整为工作日，并大幅缩减庆典规模<sup>④</sup>。勃列日涅夫时代重启 5 月 9 日盛大阅兵仪式，并将这一日恢复为全国性节日。但是，“9·3”纪念日持续被边缘化，直至苏联解体也未举办国家层面的正式庆典。

这种差异源于两个节日的历史内涵。“5·9”纪念日体现了苏联人民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悲壮，象征着伟大卫国战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卓绝贡献，因此对内成为建构国家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集体记忆符号；对外，其所代表的“击败德国法西斯”的胜利叙事也获得了国际认同。

<sup>①</sup> Журнов Е. Япония будет разбита и пятно будет ликвидировано, <https://www.kommersant.ru/doc/4476731?ysclid=meqo3dqdkg428563321>.

<sup>②</sup> 3 сентября будет отмечаться День Победы над милитаристской Японией и окончан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http://duma.gov.ru/news/57142/>.

<sup>③</sup> 参见李瑞琴：《重塑“苏联记忆”，捍卫民族英雄——俄罗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国家战略》，《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 年第 4 期。

<sup>④</sup> Трофимов А. Забытый День Победы над Японией, <https://histrf.ru/read/articles/zabytyi-dien-pobedy-nad-iaponiiei>.

而9月3日植根于苏联对日作战（1945年8月8日宣战后进攻日本关东军），这一军事行动涉及诸多争议，包括对战局贡献以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等问题。由此，“5·9”胜利日因欧洲战场的胜利共识而持续强化，“9·3”胜利日却因苏联（俄罗斯）与美日的地缘博弈而经历波动。

## （二）“对日胜利节”的淡化与领土争端

1947年后，苏联对9月3日的公共纪念逐渐转向低调，这一转变的原因之一在于冷战格局下多重现实利益的交织。美国将日本塑造为“亚洲反共堡垒”的策略，迫使苏联在远东采取平衡政策：既要避免过度刺激日本以分化美日同盟、争取经济合作，又需维护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

赫鲁晓夫时期在外交上推行“三和路线”（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主张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并开始调整对日政策。1955年至1956年间，苏联与日本一直为恢复外交关系进行接洽和谈判，最终于1956年签署《苏日联合宣言》。苏联承诺未来移交齿舞、色丹两岛，但条件是这些岛屿的实际移交将在缔结和平条约之后进行。1957年两国签订贸易条约，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这标志着双方关系的阶段性缓和。这种外交转向促使苏联在国内纪念活动中开始淡化对日胜利叙事。

1960年《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的缔结打破了苏联拉拢日本战略构想。美国通过介入苏日关系，既遏制苏联在东北亚的扩张，又压制了日本的自主外交倾向<sup>①</sup>。苏联认为该条约与《苏日联合宣言》相抵触，宣布中止移交两岛的承诺，发表声明称“苏联与日本之间的领土问题已经解决，并已通过相关国际协定予以固定，这些协定必须得到遵守”<sup>②</sup>。此后，“否认存在领土问题”成为苏联的官方立场。

尼克松访华促使苏日两国加速战略接近以应对中美关系“解冻”带来的冲击<sup>③</sup>。经济上，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后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苏联亟需其技术和资金来开发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双方就西伯利亚的资源开发达成一系列协议，两国的经济合作和民间往来上升到一个新台阶<sup>④</sup>。在此背景下，苏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叙事发生微妙调整，日本在苏联宣传中从侵略者变成核爆受害者，而美帝国主义则因“对和平的日本城市使用核武器”受到抨击。讲述广岛幸存者的歌曲《千纸鹤》（《Японский журавлик》）曾经在苏联风靡一时，而类似的文艺作品通过渲染广岛“悲剧”，将批判矛头转向美国的“核爆罪行”，客观上弱化了“对日作战胜利”的历史叙事<sup>⑤</sup>。

① 参见郭永虎、李晔：《战后日苏“北方四岛”争端中的美国因素探微》，《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1年第4期。

② *Высоков М. С.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подготовки и подпис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японской Декларации 1956 года и их последствия // Ведомости Сахалинской областной Думы. № 33. 2001.*

③ 参见张彬彬：《“尼克松冲击”下日苏关系的调整与“北方四岛”问题（1971—1973）》，《世界历史》2023年第3期。

④ 参见张彬彬：《“尼克松冲击”下日苏关系的调整与“北方四岛”问题（1971—1973）》，《世界历史》2023年第3期。

⑤ *Владимиров А. День Победы №2: почему в СССР забыли о войне с Японией, <https://www.mk.ru/politics/2023/05/27/den-pobedy-2-pochemu-v-sssr-zabyli-o-vojne-s-yaponiy.html>.*

与苏联“记忆淡化”形成反差的是日本系统性纪念机制的建构。1981年,日本将1855年《下田条约》的签订日2月7日设为“北方领土日”。通过举办年度政府大会、学术研讨会及博物馆特展等活动,日本政府持续强化国民对“北方四岛”主权的历史记忆。这种官民协同的长期纪念工程与苏联将“对日胜利节”降格及俄罗斯1995年—2020年期间的纪念缺位形成反差。

## 二、俄罗斯联邦对“9·3”纪念日的叙事重构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陷入转型困境与社会动荡,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记忆的维护力度显著减弱。“5·9”胜利日的庆祝活动流于形式,直到2009年相关纪念活动的规模才逐步恢复。而“9·3”纪念日连形式上的节日地位都未能保留,从官方节日表中彻底消隐。

### (一) 历史叙事为经济诉求让路

俄罗斯独立初期,叶利钦政府一度推行亲西方外交路线,将改善对日关系视为突破国际孤立、获取经济支持的重要渠道,并认为淡化针对日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叙事可展现和解姿态,以推动领土问题的解决和换取日本的经济援助。1993年俄日《东京宣言》的签署标志着俄方作出重大让步:俄方首次承认俄日存在领土问题,将争议范围明确为南千岛群岛,并承诺以1956年《苏日联合宣言》为基础进行谈判。此后10年,俄罗斯持续收缩在南千岛群岛的军事存在,太平洋舰队从远洋进攻转为近海防御,基地规模缩减,驻军大幅减少。

1995年,在第32号联邦法《俄罗斯军事荣耀日和纪念日法》的立法过程中,时任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Андрей Козырев)曾向叶利钦总统献言,不宜让“对日胜利”之类的纪念活动激怒东京,对日胜利纪念日因此被排除在该法案外<sup>①</sup>。1998年,在为解决“北方四岛”主权争议而提出的“川奈提案”中,叶利钦进一步妥协,承认日本对“北方四岛”的国境线主张,俄方仅保留“暂时施政权”<sup>②</sup>。1998年10月,叶利钦以“违背近年来俄日关系逐步改善的积极趋势”为由,否决了俄罗斯国家杜马已通过的将“对日本军国主义胜利日”增补入国家节日名录的法案。

普京执政后在外交领域延续叶利钦的实用主义策略,以“双轮并进”政策推动俄日关系前进。一方面延续领土谈判(2001年《伊尔库茨克声明》重申1956年《苏日联合宣言》),另一方面以南千岛群岛经济合作项目吸引日本投资<sup>③</sup>。虽然领土谈判因日本坚持俄罗斯一并归还“北方四岛”而受阻,但两国的经济合作与伙伴关系仍持续推进。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美国对俄施加严厉经济制裁,安倍晋三通过“穿梭外交”从中斡旋,紧急派遣特使前往美国,表示在日

<sup>①</sup> Кошкин А. Почему российские власти не хотят отмечать День Победы над Японией? Куда пропал праздник 3 сентября, традиционно отмечаемый в СССР, <https://kprf.ru/history/date/196872.html?ysclid=mb7r0qztsc811078864>.

<sup>②</sup> 姚虹聿:《俄罗斯修宪令日本“领土谈判”无望》,《检察风云》2020年第15期。

<sup>③</sup> 参见吕耀东:《日俄关于领土问题的利益诉求及两国关系走向》,《当代世界》2019年第2期。

本和俄罗斯就领土问题进行谈判期间，不应该要求日本“参与孤立俄罗斯”。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内，美国政府对俄日岛屿争端基本奉行不干涉态度，俄日合作得以继续发展<sup>①</sup>。鉴于上述国内外局势，俄罗斯政府一直未恢复“对日胜利节”。直到2020年4月，俄罗斯政府出于政治平衡的需要而将9月3日设为“二战结束纪念日”。

## （二）各政治力量围绕“对日胜利日”的博弈

### 1. 萨哈林州对胜利记忆的坚守

萨哈林州（管辖范围包括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作为1945年苏军对日作战的直接战场和领土争端前沿，始终坚守“对日胜利节”的纪念传统。州政府和民众强烈反对取消“对日胜利节”，认为这既否定了历史事实和先辈功绩，又弱化了争议领土的法理和道义主张。多年来，萨哈林州一直坚守胜利的集体记忆，在州级层面设立纪念日，颁发周年纪念章，组织集会、向阵亡将士纪念碑敬献鲜花和向老战士致敬等活动。

1995年9月3日，萨哈林州在这一纪念日彻底失去国家节日地位的情况下依然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此后该州多次在南千岛群岛举行阅兵，2015年更是首次出动战机和舰艇<sup>②</sup>。这种坚守最终推动地方记忆升华为全国性纪念活动。自2017年起，“远东胜利纪念日”活动在全国展开。活动采用源自苏联“战胜日本纪念章”的黄红白三色绶带为标志，其中黄色象征光明，红色代表胜利，白色对应日本国旗，以此强调苏联在远东战场的贡献和对南千岛群岛行使主权的历史合法性<sup>③</sup>。活动得到俄罗斯各地政府、文教机构和退伍军人的支持。

除了举办纪念性活动外，萨哈林州还坚持从法律层面上确立“对日胜利日”。自1995年起，萨哈林州杜马通过提出议案、写公开信及进行游说等方式，持续向国家杜马、总统、政府部门和知名政治人物提出诉求，要求将9月3日设为“对日胜利日”，以此纪念该地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贡献。1997年，该州援引1993年俄罗斯宪法和1945年苏联“对日胜利节”法令，向国家杜马提交了设立“对日胜利日”的立法草案，但遭到否决。2019年，萨哈林州再次提出议案，建议将9月3日命名为“对日本军国主义胜利日（1945年）”<sup>④</sup>。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Г.卡拉辛（Г. Карасин）公开表示反对，“俄罗斯只有一个胜利日，即1945年5月9日。我们不能单独庆祝库尔斯克战役胜利日，不能单独庆祝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日，也不能单独庆祝远东胜利日。国家必须保持唯一胜利日的传统”<sup>⑤</sup>。面对联邦层面的阻力，萨哈林州杜

① 参见姚虹聿：《俄罗斯修宪令日本“领土谈判”无望》，《检察风云》2020年第15期。

② 参见王媛：《俄“库页岛”阅兵纪念对日作战胜利70周年》，<http://news.sina.com.cn/w/zg/gjzt/2015-09-03/18501399.htm>。

③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ция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Победа»*, <https://zoritabasarana.ru/rubriki/news/informatsiya/item/11258- vserossijskaya-aktsiya-dalnevostochnaya-pobeda/?ysclid=mc8nx4bhyr790962365>。

④ *Кикнадзе В. Г.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защиты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равды и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пропаганды фашизма, экстремизма и сепаратизма. Москва, Прометей, 2021. С. 223.*

⑤ *Фраер Ю. Сенатор Карасин не видит проблемы в отсутствии Дня Победы 3 сентября*, <https://sakhalin.info/news/196995>。

马并未退缩，而是成立专项工作组，一方面与同样关注“对日胜利”议题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下简称“俄共”）磋商联署议案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积极游说卡拉辛及其他联邦高层官员<sup>①</sup>。尽管议案再遭否决，但2023年国家杜马最终通过的“9·3”纪念日名称——“对日本军国主义胜利日”——与萨哈林州2019年的提案高度一致，印证了地方努力所取得的成果。

## 2. 统一俄罗斯党寻求达成政治平衡

统一俄罗斯党（以下简称“统俄党”）作为俄罗斯执政党，在“9·3”纪念日立法问题上面临双重压力：既要回应国内有关捍卫胜利记忆的民意诉求，又需为对日外交保留必要的战略弹性。在“9·3”纪念日的命名和立法问题上，统俄党希望以“二战结束纪念日”的中性表述来平衡多方立场。

2017年，俄罗斯国家杜马成立特别工作组，以审议“9·3”和“9·2”纪念日命名问题。各党派和地方立法机构提出的方案呈现主题分化的态势：俄共主张将这一纪念日命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日”，强调苏联的战胜国地位；自由民主党聚焦军事结果，提议命名为“日本投降日”；萨哈林州则坚持具有针对性的“对日本军国主义胜利日”方案。在2020年4月1日的杜马表决中，这些带有鲜明立场的提案均遭否决。4月14日，统俄党的法案获得通过<sup>②</sup>。同年4月24日，经普京总统签署生效的第126号联邦法律确定9月3日为“军事荣耀日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纪念日（1945）”。统俄党法案阐释其立法目的在于“巩固历史基础与爱国传统，捍卫二战胜利者的历史正义性，铭记伟大卫国战争牺牲者的英勇事迹”<sup>③</sup>。一方面，该法案通过强化苏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决定性贡献来对抗近年来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贬低苏联战功、篡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思潮；另一方面，该法案以“结束战争”的中性表述替代“对日胜利”，为对日外交留出弹性空间。

统俄党法案引发俄共、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的强烈反对，统俄党内部也有近三成党员拒绝支持，社会层面的抗议声浪更为汹涌。第二次世界大战老战士、萨哈林州民众痛斥这一纪念日名称“抽空胜利内涵”，混淆了“战争结束”与“军事胜利”的本质区别<sup>④</sup>。俄罗斯地理学会萨哈林州分会会长С.波诺马廖夫（С. Пономарёв）从法理学角度提出质疑，指出该法案违背了俄罗斯宪法确认的苏联法律继承性原则，且废止1945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确立的“对日胜利节”法令的行为将损害俄罗斯对南千岛群岛主权主张的历史依据<sup>⑤</sup>。

## 3.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推动恢复“对日胜利日”

当代俄罗斯政治场域中，俄共是力主恢复“9·3”胜利日的另一支重要力量。该党坚持要

<sup>①</sup> Сахалинские депутаты на двух фронтах борются за “победу”, <https://sakhalin.info/news/197233>.

<sup>②</sup> Кикнадзе В. Г.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защиты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равды и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пропаганды фашизма, экстремизма и сепаратизма. Москва, Прометей, 2021. С. 223, 224.

<sup>③</sup> В России появится новая памятная дата — День окончан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http://duma.gov.ru/news/48281/>.

<sup>④</sup> Кикнадзе В. Г.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защиты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равды и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пропаганды фашизма, экстремизма и сепаратизма. Москва, Прометей, 2021. С. 226.

<sup>⑤</sup> Пономарёв С. А. О недопустимости отмены Дня Победы над Японией. Документ, <https://regnum.ru/news/2913857>.

求纪念日名称恢复 1945 年苏联法令规定的“对日胜利”的称谓，以强调苏联在远东战场的历史贡献。2015 年，在苏联对日作战胜利 70 周年之际，以 A. 科尔尼延科（А. Корниенко）为代表的俄共议员向国家杜马递交提案，提议将 9 月 3 日定为“苏联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胜利日”，但遭到否决。随后俄共主席根纳季·久加诺夫（Геннадий Зюганов）联合杜马军事委员会主席 B. 科莫耶科多夫（В. Комоедов）等 15 名议员改提“9 月 2 日方案”（即将日本签署投降书日设为“对日本军国主义胜利日”），仍被驳回<sup>①</sup>。

2019 年 5 月，俄共再次向国家杜马提交议案，阐述苏联对日作战的重要性，强调必须铭记苏联在远东战场的功绩，“俄罗斯人民应当充分认识我国在消灭德国纳粹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进程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sup>②</sup>。但 2020 年 4 月通过的统俄党法案使用“二战结束纪念日”的表述，未提及“对日胜利”，引发俄共激烈反对。科尔尼延科批评该决定“剥夺了公民历史记忆权”<sup>③</sup>。俄共党员、俄罗斯军事历史协会学术委员会主席 A. 科什金（А. Кошкин）认为，胜利日的命名应彰显爱国主义，不应受外交关系束缚。他组织 120 位社会知名人士共同致函总统普京，“9 月 3 日作为战胜军国主义日本之日，既是俄罗斯武器荣耀日，也是军事荣耀日。但我们却以‘庆祝胜利会伤害日本人民的感情’为由，向俄罗斯公民灌输这个节日不合时宜的荒谬言论”<sup>④</sup>。2020 年 6 月，国家杜马俄共党团再次提交关于设立“对日本军国主义胜利日”的法案。联邦政府以“需体现盟国协同”为由否决，强调“不宜突出苏联对个别前敌对国家的军事胜利”<sup>⑤</sup>。这表明，尽管俄罗斯政府积极推动并强化伟大卫国战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决定性贡献的历史叙事，却刻意弱化远东战场地位，反映出对俄日关系的特殊考量。

2022 年爆发的俄乌冲突改写了围绕“对日胜利日”展开的立法博弈格局。随着日本加入对俄制裁阵营，俄国内政治氛围发生明显变化。俄共党员 B. 索博列夫（В. Соболев）发起了“恢复‘9·3’对日胜利日”运动<sup>⑥</sup>。2022 年 7 月，国家杜马俄共党团再次提交设立“对日胜利日”法案，曾经对此持反对立场的卡拉辛也转为支持。然而，克里姆林宫以“时机未成熟”为由暂缓立法，仍试图在历史叙事与外交行动之间达成平衡<sup>⑦</sup>。2023 年 5 月，由科尔尼延科等人提出的

<sup>①</sup> Кикнадзе В. Г.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защиты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равды и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пропаганды фашизма, экстремизма и сепаратизма. Москва, Прометей, 2021. С. 222, 223.

<sup>②</sup> Возврат к Сталину: Госдума перенесла дату окончан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https://www.gazeta.ru/science/2020/04/14\\_a\\_13048633.shtml?ysclid=mc4jxycd2j309439418](https://www.gazeta.ru/science/2020/04/14_a_13048633.shtml?ysclid=mc4jxycd2j309439418).

<sup>③</sup> В Госдуму внесли проект о Дне победы над милитаристской Японией, <https://ria.ru/20200625/1573451242.html>.

<sup>④</sup> Кошкин А. Почему российские власти не хотят отмечать День Победы над Японией? Куда пропал праздник 3 сентября, традиционно отмечаемый в СССР, <https://kprf.ru/history/date/196872.html?ysclid=mb7r0qztsc811078864>.

<sup>⑤</sup> Дума отказалась переименовать День окончан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 День Победы над Японией, <https://tass.ru/obschestvo/14988899>.

<sup>⑥</sup> Газета “Правда”. Вернуть памятную дату 3 сентября – День Победы над Японией!, <https://kprf-chita.ru/news/953>.

<sup>⑦</sup> Фраер Э. Законопроект о Дне победы над Японией сняли с рассмотрения в Госдуме, <https://sakhalin.info/news/223553?ysclid=mc4q2a0gmk736638697>.

第150919-8号法案在国家杜马一读全票通过<sup>①</sup>。2023年6月,“9·3”纪念日正式更名为“对日本军国主义胜利日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新的纪念日名称体现出政治妥协的态度,既回应了俄共对“胜利”意义的诉求,又符合“各国共同结束战争”的认同。

#### (四)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恢复“9·3”对日胜利叙事

2023年6月24日,普京总统签署第280号联邦法律,将9月3日定名为“对日本军国主义胜利日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1945年)”。这一更名行动发生在俄日关系急剧恶化的背景下。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日本不仅追随美欧对俄进行经济和金融制裁,并首次在新版《外交蓝皮书》中宣称“北方四岛被俄罗斯非法占据”<sup>②</sup>。日本借俄乌冲突推进“军事正常化”,包括引进“星链”卫星系统、修订《国家安全战略》允许发展对敌基地打击能力,这被俄方解读为日本军国主义复苏的实证。乌克兰也介入俄日领土争端,2022年10月7日,乌克兰议会通过决议承认争议岛屿属日本领土,泽连斯基则呼吁“解放俄占领土”<sup>③</sup>。

作为反制,俄罗斯叫停了与日本的和平条约谈判,终止了南千岛群岛的联合经济项目<sup>④</sup>。在激烈的国际对抗中,俄罗斯加速推动国内修订“9·3”纪念日名称的进程。2022年6月,俄罗斯国家杜马启动对《军事荣耀日和纪念日法》及相关联邦法律的修订程序,对“9·3”纪念日的意义进行修正和补充。2023年,以“对日本军国主义胜利日”为主题的法案在国家杜马获全票通过。法案列举了日本取消俄罗斯最惠国待遇、制裁俄罗斯领导人、冻结俄罗斯央行资产等“史无前例的不友好行动”,将立法举动明确定性为针对日本的反制措施<sup>⑤</sup>。《对日本军国主义胜利日》法案的全票通过,表明近年来俄罗斯国内各政治力量在“对日胜利日”问题上达成高度共识,与普京政府强调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对抗西方历史修正主义的政策导向相契合。此举推翻了俄罗斯1995年为改善对日关系而取消“9·3”纪念日的政策,并且从2020年谋求友好的中立表述“二战结束日”,彻底转向2023年展现强硬立场的“对日本军国主义胜利日”。俄罗斯将“9·3”纪念日命名为“对日本军国主义胜利日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高举“反军国主义”旗帜,揭露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战争罪行,有助于打破日本自诩为“和平主义国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害国的历史叙事,并对其当前进行扩军备战的“危险性”提出警示。

<sup>①</sup> Корниенко А. В. О дне Победы над милитаристской Японией, <https://kprf.ru/dep/gosduma/activities/219034.html?ysclid=mc8x6kp614983935218>.

<sup>②</sup> 《日新版〈外交蓝皮书〉称“北方四岛”被俄非法占据, 克宫: 不接受》, <https://www.chinanews.com/gj/2023/04-11/9988103.shtml>.

<sup>③</sup> 《乌克兰决定承认日俄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为日本领土》, <https://news.sina.com.cn/w/2022-10-10/doc-imqqsmp1988420.shtml>.

<sup>④</sup> 参见张彬彬:《“尼克松冲击”下日苏关系的调整与“北方四岛”问题(1971—1973)》,《世界历史》2023年第3期。

<sup>⑤</sup> 3 сентября будет отмечаться День Победы над милитаристской Японией и окончан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http://duma.gov.ru/news/57142/>.

### 三、中俄共同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

中俄两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和欧洲主战场，在抗击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决定性贡献。近年来，两国通过共庆“5·9”和“9·3”纪念日等活动进行历史叙事合作，共同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强化了在主权争议问题上的协同立场，遏制领土争议国际化，驳斥各种“未定论”等分裂主张。

#### （一）在“对日胜利”问题上达成战略协同

“9·3”纪念日在俄罗斯的叙事演变不仅是对历史记忆的追溯，更是政治叙事重塑的过程。从苏联时期的选择性建构，到俄罗斯时期的争议与调整，“9·3”纪念日名称及内涵的变化反映出俄罗斯的外交权衡和地缘政治考量。从历史维度看，“9·3”纪念日体现了东方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支援，以及中国战场牵制日本陆军主力与苏联歼灭关东军的战略协同，客观上与中国抗日战争纪念体系相呼应，升华为共同维护正确二战史观的符号。

2010年，中俄两国元首发表联合声明，坚决谴责“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和军国主义分子及其帮凶、抹黑解放者的图谋”<sup>①</sup>，强调《联合国宪章》已确立二战历史定论的法律权威性，不容任何形式的歪曲。2015年，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签署联合声明，进一步重申“中俄作为二战主要战胜国、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坚定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否认、歪曲和篡改二战历史图谋”<sup>②</sup>，并将此立场延伸到台海主权等核心利益领域。2020年，两国外长联合声明再度申明，“决不容许篡改《联合国宪章》及其他国际文件中所载入的二战结果”<sup>③</sup>。

在2025年俄罗斯“5·9”胜利日庆典中，中国的高规格参与被视为“给动荡世界注入确定性和稳定性”<sup>④</sup>的举动，彰显两国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所发挥的作用。中俄两国签署的《中俄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强调中苏在抗击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的合作精神，肯定了两国的伟大功勋，并将历史认知问题纳入双边战略协作议程<sup>⑤</sup>。联合声明三次明确批判日本未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产的行为，表明了两国在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开罗

<sup>①</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与俄罗斯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5周年联合声明》，[https://www.gov.cn/ldhd/2010-09/28/content\\_1712067.htm](https://www.gov.cn/ldhd/2010-09/28/content_1712067.htm)。

<sup>②</sup> 《外媒：中俄坚定捍卫二战成果 反对篡改历史图谋》，[https://m.haiwainet.cn/middle/345415/2015/0510/content\\_28719546\\_1.html](https://m.haiwainet.cn/middle/345415/2015/0510/content_28719546_1.html)。

<sup>③</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联合声明》，[https://www.gov.cn/xinwen/2020-09/12/content\\_5542914.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0-09/12/content_5542914.htm)。

<sup>④</sup> 《中国高规格出席俄罗斯“5·9”胜利日庆典背后的三重深意》，<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5/05-10/10413149.shtml>。

<sup>⑤</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之际关于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505/t20250509\\_11617671.shtml](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505/t20250509_11617671.shtml)。

宣言》《波茨坦公告》及《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战后国际秩序上的共同立场。这种制度化的纪念合作方式，为双方在亚太地区构建反历史虚无主义的叙事同盟奠定了基础。

## （二）针对领土“争议”协同构建法理威慑

1951年9月，在旧金山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团长安德烈·葛罗米柯（Андрей Громыко）对美英拟定的和约草案提出修正意见，要求日本承认苏联对南萨哈林岛（南库页岛）及整个千岛群岛的主权，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满洲、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然而，这些修正案遭到美国否决。最终签署的《旧金山和约》仅规定日本放弃这些领土的权利，却未明确其归属，由此产生了“南千岛群岛（北方四岛）归属未定”和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争议<sup>①</sup>。

在应对南千岛群岛和台海问题上，中俄依据《雅尔塔协定》《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文件，以维护战后秩序与历史正义的名义构建法理威慑。对于《旧金山和约》及其衍生的“未定论”，中俄揭露其实质是美国通过操纵“领土问题”构建的冷战策略之一，削弱了基于二战胜利成果而确立的国际法的效力<sup>②</sup>。中国强调必须“尊重二战成果”，明确指出任何脱离《开罗宣言》框架的台海方案均是对国际法律秩序的否定，以此在法律层面上封堵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在南千岛群岛问题上，俄罗斯坚持日本必须“无条件承认二战结果”，将主权承认作为签署和平条约的前提。俄罗斯以“维护二战成果”为依据，驳斥了日本单方面宣称南千岛群岛为“日本固有领土”的立法行为（如2009年出台的《促进北方领土问题解决特别措施法》修正案）<sup>③</sup>。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明确表示：“东京必须迈出第一步——承认俄罗斯对南千岛群岛的合法主权。”<sup>④</sup>中国虽称该问题属“俄日双边事务”，但也强调“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应切实得到尊重和遵守”<sup>⑤</sup>，此举在客观上为俄方立场提供了重要支持。

中俄共同庆祝以“对日胜利”为主题的节日，强化了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的共识，对矮化和淡化苏联和中国历史作用的错误二战史观进行有力批驳；在法理层面，将台海和南千岛群岛问题纳入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的范畴；在外交层面，中俄共庆“9·3”纪念日超越传统外交合作，形成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为核心的身份认同。中俄合作是对历史正义的坚守，也是对当前地缘博弈的战略回应，还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以史为鉴、昭示未来”的范例，彰显两国在动荡世界中捍卫公平正义的大国担当。

（许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康晏如]

① 参见余子道：《旧金山和约和日蒋和约与美日的“台湾未定论”》，《军事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② 参见《〈开罗宣言〉重申“台湾属于中国”》，[https://www.gov.cn/test/2006-02/28/content\\_213217.htm](https://www.gov.cn/test/2006-02/28/content_213217.htm)。

③ 参见盛世良：《俄日领土之争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2期。

④ 《俄外长：日本应承认俄罗斯对南千岛群岛拥有主权》，<http://sputniknews.cn/politics/201902051027577501/>。

⑤ 《中方：南千岛群岛问题是俄日双边关系问题，应由双方妥善解决》，[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657127](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657127)。